

随笔苑

午夜的气息

曲树强

午夜是我思绪最活跃的时刻，无论春夏秋冬，我都会在宁静中感受午夜的气息。它像一条无形的河流，在时间的缝隙里流淌，裹挟着每个季节独有的呼吸与心跳，将我的灵魂浸润在一种难以言喻、沁入骨髓的芬芳之中。

春天的午夜，总带着少女般的羞涩与悸动。街道两旁的梧桐树抽出了嫩芽，月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下，在地面织出一张银色的网。我常在这样的夜晚漫步，呼吸间尽是泥土苏醒的湿润气息，仿佛能听见大地深处传来细碎的声音——那是冬眠的虫子在蠕动，是草籽在土壤中奋力顶开外壳的挣扎。远处，不知名的野花悄然绽放，花香与嫩芽的青生气交织成一股清冽的暗流，顺着鼻腔直抵心尖，令人舒畅无比。

最妙的是雨后初晴的午夜。一场春雨刚歇，空气被洗得清新无比，湿润的泥土味裹挟着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。此时漫步，鞋底踩在积水的洼地上，溅起的水花带着泥土的腥甜，仿佛大地在酣畅淋漓地呼吸。偶尔有夜鸟掠过树梢，啼鸣声清脆如铃，划破夜的寂静，却又在瞬间被夜色吞没。这样的午夜，总让我想起生命的初生——万物在黑暗中悄然酝酿，蛰伏的生机随时准备破茧而出。春夜的静谧中，我总能捕捉到一种隐秘的兴奋。

夏天的午夜，是一场沸腾与骤凉的交响乐。白日的燥热尚未完全褪去，空气中仍浮动着蒸腾的热浪，鸣蝉在树梢上嘶喊，仿佛要将最后一丝力气耗尽。但午夜时分，总有一场突如其来的清凉。或许是一阵风掠过，卷起柏油路上残留的热气，又或许是暴雨将至的预兆——天空忽而阴沉，云层低垂，远处传来闷雷的轰鸣，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土腥味，那是大地在渴求一场酣畅的浇灌。忽然，一道闪电劈开夜幕，紧接着是滚滚雷声，天空仿佛被撕开了一道裂口。刹那间，狂风呼啸而过，卷起落叶与尘土，空气中弥漫着草木被摧折的苦涩气息。紧接着，暴雨倾盆而下，雨滴砸在路面上，溅起的水雾中混着泥土与青草的芳香，令人心旷神怡。此时站在窗前，看着雨幕如纱，听着雨声如鼓，竟有种莫名的欢喜——仿佛压抑许久的情绪终于得以宣泄，生命的张力在骤雨中被无限放大。

夏天的午夜，是青春期的躁动与宣泄。它既有白昼残留的炽热，又有骤雨带来的清凉，像一位青年在烈日下奔跑，又在暴雨中大笑，汗水与雨水交织，释放出生命最原始的热烈。

秋天的午夜，是一坛熟透的美酒，散发着令人沉醉的醇香。行走在茫茫原野上，稻穗低垂，玉米金黄，各种丰收的果实汇聚成一股浓郁的成熟气息，仿佛大地在向天空献上它的无限丰饶。月光如水，洒在田野间，镀上一层银霜，空气中弥漫着谷物的甜香与泥土的芬芳，混合成一种特有的成熟的气息，温润而绵长。

最动人的是霜降后的午夜。寒露初凝，空气清冽如冰，但深吸一口气，却能品出深藏在冷意中的暖意——那是果实经过阳光与风霜的洗礼后沉淀出的醇厚。此时漫步小树林，枯叶在脚下沙沙作响，如同大地在低语。这样的午夜，总让我想起生命的沉淀——那些历经风雨的岁月，在时间的窖藏中发酵，最终酿成一杯值得细细品味的佳酿。秋天的午夜，是中年人的沉思。它不再有春的青涩与夏的张扬，而是以一种从容的姿态，将生命的丰盈与厚重缓缓铺展。在果实的香气中，我嗅到了时间的馈赠，也听见了岁月的低吟。

冬天的午夜，是一首冷寂的诗。雪花纷纷飘落，世界被一层厚厚的积雪覆盖，街道、房屋、树木皆披上银装，万物仿佛陷入沉睡。行走其间，呼吸间尽是凛冽的寒气，但深藏在这刺骨冷意中的，却有几许春的气息——那是雪下蛰伏的种子在等待发芽，是冰层下暗流的河水在涌动，是枯枝上某处芽苞在悄然膨胀。

最奇妙的是雪后初霁的午夜。月光洒在雪地上，反射出清冷的光辉，整个世界宛如一个巨大的水晶宫殿。此时空气纯净得近乎透明，深吸一口气，竟品出雪中蕴含的清冽甘甜，仿佛饮下一口山泉。远处偶尔传来雪压断枯枝的脆响，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。这样的午夜，总让我想起生命的蛰伏——在最严寒的时刻，生机并未消亡，而是以另一种形态积蓄力量，等待破冰而出。

四季的午夜气息，如四首不同的乐章，交织成一首生命的交响曲。春夜的青生气，是生命的萌芽；夏夜的沸腾与骤凉，是青春的狂放；秋夜的成熟芬芳，是中年的沉淀；冬夜的冷寂春讯，是智慧的蛰伏。它们看似迥异，却共同编织成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，流淌在时间的河床上。

午夜的气息，不仅是季节的呼吸，更是生命的隐喻。人生何尝不是一场穿越四季的旅程？少年如春夜，满怀憧憬与悸动；青年如夏夜，热烈奔放却难免浮躁；中年如秋夜，丰盈厚重却也染上苍凉；老年如冬夜，冷寂中却暗藏新生。每一个季节的气息，都是生命不可或缺的章节，共同构成完整的生命画卷。

午夜，是时间的裂隙，让灵魂得以窥见生命的本质。当我在午夜的气息中行走，仿佛与无数个自我相遇——那个在春夜憧憬未来的少年，那个在夏夜挥洒汗水的青年，那个在秋夜品味收获的中年，那个在冬夜静待黎明的老者，他们如四季的轮回，在我体内循环往复，生生不息。

午夜的气息，是永恒的静默，也是永恒的悸动。午夜的气息，是生命的诗，写满了轮回与希望、静默与悸动。而每一个在午夜行走的人，都是这首诗的吟诵者，在时光的长夜里，与万物共呼吸，与时光共起舞。

人世间

怀着爱远行

刘美花

李明英的爱走过一条坎坷的路，她用大半生的脚步，踏实而坚定地一直向前走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李明英只是山野里一个做着远方梦想的姑娘。家里穷，读不起高中，她把对知识的向往种在心里。当姜福——一位远在新疆的教师被人提亲给她时，她毫不犹豫地决定嫁给他。年龄的差距、他曾有过的婚姻，都未能让她迟疑。她带着山里人特有的纯真，踏上万里奔赴的旅程，那是一个灵魂向另一个灵魂的朴素交付。从此，她怀着爱开始人生的远行。

生活，很快向孙明英露出粗粝的一面。婚前，姜福曾坦诚告知自己有一个儿子跟随哥哥生活，她并未多想。婚后，丈夫提出接回孩子共同生活，她接受。一个并非亲生、调皮的男孩突然闯入她二十几岁的人生。面对突然成为母亲的转变，她只能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这个野树般旺盛生长的男孩，需要修剪枝桠才能茁壮成长。她学着做一个母亲，笨拙却真诚。可责备与泪水，误解与委屈，成了那段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底色。养育孩子从不是简单的事，孩子的生母常来指责，夫妻之间的教育观点也有分歧。

一次，儿子和同学打架，老师找李明英，她严厉批评儿子。儿子哭着跑去见生母，生母急匆匆赶来谴责李明英，她泪如雨下。丈夫回家没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，竟让前妻住家照顾儿子一段时日，两女同一屋檐下，尴尬可想而知，呼吸都带着重量。她默默咽下苦楚，她说：“福，都是凑的。”这句听来近乎认命的话，内里含着怎样坚韧的温柔啊。后来丈夫明了真相，遂请前妻离开，不再让其介入家事，他们夫妻也和好如初。一年后，女儿姜源降生，她担子更重，丈夫工作繁忙，养育子女的重任全落在李明英肩上，她默默支撑起这个家，对两个孩子一视同仁，解除了丈夫的后顾之忧，使他能安心学习和工作，多次被上级嘉奖。

李明英不是依附丈夫的藤蔓，更非“嫁夫穿衣吃饭”的女性。送女儿入托后，她先后做过纺织女工、销售员、推拿师等十几个职业。纺织车间里，机器轰鸣，纤维飞絮，夏日酷暑中口罩闷热，一站就是八九个小时。她不怕苦和累，一直做到工厂关停。失业后，她再次奔波求职，最终走上销售之路。在没有网络的年代，她挨家挨户、逐个单位推销产品，起早贪黑，风雨无阻，她把新自行车骑旧，把风霜雨雪碾在车轮之下。这一切，不过是一位普通母亲为了让孩子能

站上一个更稳当的起点。岁月流转，孩子们相继成家，儿子扎根新疆，女儿安居烟台。夫妻先后退休，于烟台购房，习惯劳作的她又干起了推拿师的业务。

李明英本以为可以喘一口气，看看夕阳了。可命运的浪头，总是此起彼伏。女儿婚姻变故，如同一场急雨，浇熄刚燃起的安稳。她再一次张开羽翼，将女儿和外孙、外孙女护在怀中。女儿姜源体质羸弱，月子里遭丈夫提出离婚，身心受创。照顾婴儿与女儿的双重责任，全由她承担。待外孙、外孙女长大，她方得喘息。她安抚女儿走出阴霾，用她的积蓄为女儿购房。女儿再嫁，重启新生。

送走女儿的风雨，老家的召唤又至。年迈多病的父母，像两盏风中摇曳的烛火，等她去守护。八旬的母亲状况堪忧，小脑萎缩，出门易迷路；父亲患“三高”等多种疾病，生活难以自理。她将二老接到烟台，比她年长的丈夫也身体多病，离不开她的照顾。于是，她的世界变成一个精密的同心圆：中心是患病的丈夫，外围是衰弱的父母，而她是那个不停旋转的、守护着所有人的轴心。分药、喂饭、洗衣、散步，她像守护珍宝一样，守护着三个风烛残年的生命。她还抽空去附近农村种菜，推拿业务也没中断。每晚安顿好父母和丈夫的生活，她才能安心地睡几个小时。夜晚不管哪一个去卫生间，她都第一时间起床照看。夜里，她时常观察三人是否呼吸均匀；白天，她会观察他们的动作是否异常，一有风吹草动及早送医院抢救。为此，李明英每年多次在医院与家的两点一线间奔波。我感叹她的不易，她却淡然一笑说：“人到世上就是来吃苦的，吃的苦越多，越能修好自己的心。”这分明是历经千帆后，生命沉淀出的最通透的智慧。

她的爱漫过了家人的堤岸，流向更广阔的地方。她一直带着朴素的善良，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，在世间发出温暖的光。她早年上班时，便曾把胳膊受伤的工友带到家里照顾吃住，并为其花钱购药，一住就是一个多月，并付路费助其返乡。她还照顾过无人抚养的李多志和李小翠兄妹，每天送饭。如今，她对一起种地的孙大哥关怀备至。孙大哥健康时，她常邀至家中共享美食，或送饭上门。

李明英不善言辞，生活也无传奇，但她的人生却让我体悟到一个至理。怀着爱远行，爱的光或许微弱，却足以温暖家人、照亮他人。